

## 荷塘春晓（外一篇）

○ 臧峰宇（2004级博，中文）

荷塘的春来得并不早，桃红柳绿之后，鱼儿吻化水面的蚕衣，睡莲才伸出青翠的手，看野鸭成双成对地浮游于绿水之中，徜徉在阳光里，感受春的暖意了。

已是春分时节，塘边的草地颇有绿意，迎春花灿烂着，将旁边的玉兰衬托出婷婷之姿，水中的树影仍然葱葱郁郁的。睡莲刚开始吟唱生长的歌谣，还没有零星的花朵，色调最明朗的是水草，刚刚经历过冬的清爽，在荷花舞蹈之前，为鱼儿填补诗意的背景。这时的荷叶仍是秋末的样子，还可以听雨声，那种滴答与绿荷的韵味到底是不同的，一切在生长着，缕缕清香似乎渐渐渐至，让人在朦胧之间感受到拔节的声音。

从望桥上望去，水波随着微风轻漾，和缓着焦虑抑或躁动的心情。在池塘的中间，是一方安静的岛屿，名叫近春园，前身是康熙行宫熙春园的核心部分，后来曾先后成为道光帝的两位皇弟的赐

园，英法联军的兵火一度使之面目全非，修复后残留的遗迹仍然诉说着别样的沧桑，常有老人成群地坐在这里，聊历史与健康的话题，不远处有一尊孔子像，那是学子们在清晨温习国学之处，在这种温习与闲聊之中，承载着思想的历史鲜活了，这里有朱自清先生的风骨。时光好似荷塘的风景，一季复一季，却能随着岁月的流逝写意出不同的韵味。

站在临水的观荷台上，适于背诵淡淡的《荷塘月色》，体验群聚与独处的协调，即使没有月色，莲桥也能顾盼出倒影，影影绰绰的。这样的笔墨尤适于夜晚，月光衬出别致的画面，品读者置身其间，终究要陶醉的，日常的困惑当然可以抛开，此时的心境应该自如而澄明。与中秋的饱满比较起来，荷塘春晓还有一丝冷寂，这样的景致催人振奋，只有经过夏的炙热与秋的繁忙，以意志的力量演奏壮美的名曲，才有鱼歌透荷而过的恬静，人的品格在这样的凝铸中成熟，恰似在这里生活的孔雀，开屏的时候也不忘爱惜自己的羽毛。

读书的人们席地而坐，没有不必要的讲究，他们在物我两忘之中领悟知识的张力。“春天不是读书天？”这里的勤奋提供了另一种答案，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！荷塘的春是静悄悄的，喜鹊轻灵地穿梭在树枝间，间或有松鼠在灌木丛中往返，与枝摆和水声融为一体，藕根跃跃欲



试了。荷塘的静并非沉默的空寂，她传达着天籁，不会打扰乐于独处的人，也不会妨碍群聚的气氛，荷塘的春蕴含着力量，仿佛孟浩然的意境，她来得并不早，却正是时候，不能让美妙的时光在春眠中溜走，当鸟儿提醒我们起床的时候，勤奋的一天应该开始了。

荷塘的春映衬着清华日晷上镌刻的“行胜于言”，表达与沟通固然重要，但前提是对自身的完善，无端营造加以巧舌如簧，也可能获得自己的市场，却始终为清华精神所不容。正如荷塘春晓，最清爽的是生长的声音，昨夜的落花已化作护花的春泥，模样无人识，“只有香如故”。荷塘的春真正是大写的，在暖意中坚韧，在期待中超越，在冬的尽头孕育希望，浸润着涵养。

## 礼堂乐音

当夜晚的校园缭绕优美的乐音时，礼堂便成为“众乐乐”的所在，从那栋罗马式与希腊式的结晶建筑中缓缓传出的演奏声、歌声与笑声令人流连忘返。礼堂的艺术活力属于夜晚，人们要在忙碌过后的闲暇时光中享受艺术对生活的滋养，感知生活对艺术的支撑。白天的礼堂是一处景致，人们路过这里，总要驻足观赏它的圆顶铜门和汉白玉石柱，感叹建筑设计的生花妙笔，这里间或也有讲座与报告，午后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赶到这里，并不是来领略艺术的光芒，而大多是来听取深刻抑或精彩的讲授。

礼堂并非校园的原始建筑，此前的礼堂是同方部，就是如今看来颇具古朴韵

致的那栋建筑。同方部名字的用典也很讲究，据说出自《礼记》的名句“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，并立则乐，相下不厌”，方者，道义也；同方者，道义同仁也。同方部自然是道义同仁相聚之处，祭孔的年度典礼曾经在这里上演，但与关于清华自然景致与人文理念的很多早年英译一样，同方部甚为简练的英译“social center”若再译回中文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古典韵味的。礼堂建成之后，前面冠以“大”字，同方部一度作为小礼堂举办演讲与悼念之类活动。

礼堂的舞台适于表演，人们记住礼堂更多地缘于曾经在这里参加的音乐会与观影会，但礼堂不是电影院与音乐厅，它自有娱乐之外的庄严，带有“礼”的“同方”意味，音乐会与观影会因而增添了艺术之外的内容。礼堂的正前方是雅致的校徽，校徽的对面是刻有“人文日新”的横匾，置身礼堂令人感觉历史并不遥远，礼堂之所以为大礼堂，原因正在这里，它承载着历史的分量而通向未来。在乐音缭绕的大礼堂周围，似乎铭刻着人文与科学内在融通的时代精神，生发着中外艺术美美与共的交往智慧，演绎着情感与理性交织互动的历史话剧，这些正是置身于大礼堂的人们超越自我与把握未来的支点。



## □ 荷花池

擅长器乐演奏与歌声耀人者大抵有机会在礼堂的舞台上一显身手，对惯于欣赏者而言，登上舞台往往由于合唱提供的契机。在礼堂的经典合唱中，最令人难忘的要数年度“一二·九”革命歌曲联唱了，各个院系的合唱队在一个月之前甚至更早就开始准备，队员更多的是刚入学的新生，以合唱爱国歌曲的方式了解“一二·九”运动时的清华，领悟当今仍值得延承的传统。历年的赛歌会上尤以人文学院的阵容最为耀眼，在烽火硝烟的岁月，从这个学院走出的革命青年曾喊出这样的警世之语：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！”

礼堂也是文化交流的平台，让充满书香的校园文化走向社会，让质朴踏实的生活艺术走进校园，都需要文化的对话与欣赏，这正是礼堂延伸的社会功能。礼堂乐音固然有园内静赏的妙处，甫当欢迎八方来客的时候，亦有安顿园外沙尘的文化意义。有了礼堂乐音，校园的和谐心态与进取意识便有了更多潜移默化的能力，我们的如歌岁月也正因为有在礼堂的一次或几次登场而令人回顾：以青春的热情丈量远方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歌唱过……

作者藏峰宇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，吴倬(教)摄影。

## ● 清华真情

# 记清华十级的凝聚剂、老黄牛——陈宝仁

○ 黄明信（1938历史）

首先也许有必要说一下“十级”这个名称。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，这一年入学、1929年毕业的这一级校友称为“第一级”或“1929级”，（本刊在人名后面的括号里注以“1929”，不用加“级”字）。依次排下来，1934年入学，应该1938年毕业的这一级是“第十级”，但是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许多同学没有在1938年毕业，所以这一级的校友自己大多不称为“1938级”，只称为“第十级”。

清华校友里名人很多，陈宝仁在其中算不上知名的，但是在十级同学里他却是大大的有名。其原因是：学生时期，各

年级都有自己的级会，每年改选一次，前后成员变动很大，但是总有陈宝仁。级会的重要活动例如：每个学期的联欢晚会的筹备、全校运动会本级代表队的组成，话剧《南归》、《苏州夜话》的演出等都是重要的组织者。尤其是1938年的石印年刊的出版更值得大书特书。这时清华与北大、南开三校在云南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，一时找不到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，就暂时分在昆明和蒙自两处。毕业时照例要出一本年刊，而当时当地的印刷条件很差，无法铅印，只能石印。所谓“石印”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没见过，就是用毛笔蘸一种药水写在一种药纸上，将字压粘到